

第八卷 矢冰心桑氏羞郎 見蒼頭梁生解惑

詩曰：

仙池止許鳳翱翔，桃在那堪李代僵。

一自裴航相見後，阿誰尚敢竊玄霜。

話說柳公當日要試夢蘭的志氣，便教乳娘錢嫗請小姐出來，把方纔楊棟之言細細說與他聽了。夢蘭低頭無語，惟有吞聲飲泣。柳公佯勸道：「從來有才之人往往喪節，若要才節兩全，原極不易。今事已如此，我祇索嫁你到楊家去，你可看梁生文才面上，不要苛求罷。」夢蘭泣告道：「爹爹說那裏話？丈夫立身行己最是要緊。他既不成丈夫，孩兒決不嫁此賤士。」柳公道：「你若真個不肯嫁梁生，我替你別尋佳偶，另締絲蘿何如？」夢蘭拭淚正色答道：「爹爹勿作此想，孩兒既受了梁家的聘，豈可轉適他人？自今以後，惟願終身不字，以明吾志。」柳公道：「梁生既已失身，你替誰人守節？」夢蘭道：「孩兒當時許嫁的原是未失身的梁生，今梁生變為楊棟，祇算梁生已死，孩兒竟替梁生守孝便了。」柳公道：「你休恁般執性，凡事須要熟商。」因吩咐錢乳娘：「好生勸慰小姐回心轉意，莫要誤卻青春。」說罷，步出外廂去了。夢蘭含淚歸房，險些兒要把這半錦與詩詞來焚燒，虧得錢乳娘再三勸住。夢蘭啼哭不止。錢嫗勸道：「小姐須聽老爺勸諭，不必如此堅執。」夢蘭便不回答，取過一幅花箋來，仿著《離騷》體賦短章以明志。其詞曰：

哀我生之不振兮，悼遇人之不淑。初懷謹而掘瑜兮，倏敗名而失足，蕩不可染而成薰兮，蘭乃化而為荃。邪不可強而使正兮，賢乃化而為奸。幼既好此奇服兮，何未老而忽改也。專惟始而無他兮，何忽變乎曩之態也。重曰已矣，何嗟及矣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女也有志，之死靡他。如可卷兮，我心匪席，如可轉兮，我心匪石。期作清人之婦兮，誓不入醜士之室。願從今獨守乎空閨兮，皎皎然遠混濁而孤存其潔白。

寫畢，又在花箋後面題絕句一首道：

桑能依柳自成桑，梁若依楊愧殺梁。

與我周旋寧作我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

夢蘭把這花箋付與錢嫗，吩咐道：「今後老爺若問你時，即以此箋回覆便了。」錢嫗依命，等得柳公入內，便將這箋兒呈與觀看。柳公看了，大加歎賞，隨即請夢蘭出來撫慰道：「我本試你一試，不想你心如鐵石，操比松筠，真不愧為桑遠揚之女，亦不愧為我柳毗之女矣。巾幗女子遠勝鬚眉丈夫，可敬可羨。但我料楊棟決不是梁棟材，今楊棟不來見我，其中恐有假冒。」夢蘭道：「他阿兄來說的如何是假？」柳公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他兄弟兩人薰蕕不同，我昔在襄州作郡時，這梁梓材便奔走公門，日來謁見，不憚煩勞。梁棟材便蹤跡落落，非公不至。我所以敬服其品，豈有今日阿附權閹之理？我適對楊梓說：『若楊棟果係梁生，教他錄寫梁生向日這些章句詩詞來看。』今祇看他錄來不錄來便知真偽。」

正說間，門役早傳進一封柬帖說，是內相楊府送來的。柳公拆開看時，正是抄錄梁生的回文章句，卻沒有那和韻詩詞。柳公仔細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這不是梁生筆跡，可知是假的了。」夢蘭接過來觀看，果然與梁生所贈原箋上的筆跡大不相同。柳公笑道：「你可曉得麼？梁生的回文章句，一向傳諸於外，人多見過，故抄錄得來，那和韻詩詞並無外人看見，所以，便抄錄不出。這豈不是假的？」夢蘭道：「莫說詩詞抄錄不出，即使連那詩詞也抄錄了來，亦或是他兄弟之間曾經見過要抄錄也不難，真偽之辨，祇這筆跡上可見。今筆跡既不同，其為假冒無疑。但此既是假，則真者又在何處？」柳公道：「你且寬心，待我細訪梁生的真實消息，少不得是假難真，是真難假，自然有個明白。」從此，夢蘭略放寬了心，專候真梁生的下落。有一首《西江月》詞，單說那賴本初脫騙可疑處：

若係門牆舊誼，也須親謁師臺。藏頭掩面好難猜，知是張冠李戴。章句差訛筆跡，詩詞不見謄來。料應就裏事多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不說柳公差人在外遍訪梁生，且說梁生自從那日在茶坊中探知柳府消息，巴不得頃刻飛進京城謁見柳公，曉夜趨行，趕到長安城外。正要入城，祇見一乘轎子從城中出來，轎前撐起一頂三檐青傘，轎邊擺列著幾個丫鬟女使，轎後僕從如雲，簇擁到河口一隻大船邊，住了轎。轎中走出一個濃妝艷服的婦人來下船。船上人慌忙打起扶手，說道：「奶奶來了。」梁生看那婦人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表妹房瑩波。原來，瑩波因丈夫賴本初做了楊梓，受了官職，帶挈他也叫聲奶奶，接至京師，同享富貴。那日，為欲往城外佛寺燒香，故乘轎出來下船，十分興頭。說話的，常言道：「貴易交，富易妻。」賴本初既忘了貧賤之交，為何不棄了糟糠之妻？看官有所不知，若是瑩波有良心，不忘舊要，與梁家往來，也早被賴本初拋棄了，祇因他卻與丈夫一樣忘恩負義，為此志同道合，琴瑟甚篤。

閑話休提，且說梁生當下見了瑩波，驚道：「聞本初出外遊學，卻幾時就做了官了？」忽又想起夢中仙女之言，教我來尋長安舊相識，莫非應在他身上？便策馬近船邊叫道：「瑩波賢妹，愚兄在此。」瑩波回頭看了梁生一看，卻祇做不知，全然不睬，竟自走入艙中去了。正是：

當年不肯做夫妻，今日如何認兄妹。

貴人厭見舊時交，不記舊恩記舊罪。

當下梁生見瑩波不睬，祇道他認不仔細，又策馬直至船邊，望著艙中高聲叫道：「船裏可是賴家宅眷麼？」話聲未絕，早有幾個狼僕搶上前，將梁生一把拖下馬來，喝道：「那裏來的狂賊，敢在這裏張頭探腦，大呼小叫，我們是楊老爺的奶奶，什麼賴家宅眷？」梁生聽說，看那船上水牌果然寫著「御馬苑楊」，懊悔道：「我認差了，想是面龐廝像的」忙向眾僕陪話道：「是我一時錯認，多有唐突，望乞恕罪。」眾僕那裏肯住，一頭罵，一頭便揮拳毆打。那隨來的小校見梁生被打，急趕上前叫道：「這是襄州梁相公，打不得的。」眾僕喝道：「什麼糧相公、米相公，且打了再處。」小校勸解不開，發起性來，提起拳頭，一拳一個，把幾個狼僕都打翻了，救脫梁生。恰待要走，怎當他那裏人多，又喚起船上水手，一齊趕來，把小校拿住，一齊奪了梁生的馬，又要把索子來縛那小校，說道：「縛這廝們去見我老爺。」那小校奪住索子，那裏肯由他縛，兩邊攪做一團，嚷做一響。

住了看。梁生向眾人分說道：「我一時錯認了船裏坐的女眷是我家親戚，因在船邊誤叫了一聲，他們便把我毆辱，又奪我的馬，又要拿我的從人，有這等事麼？」那些看的人聽說楊府裏拿人，誰敢來勸？梁生正沒奈何，祇見人叢裏閃出一個穿青的人來對楊家眾僕說道：「念他兩個是異鄉人，放他去罷。」又指著梁生道：「況他是一位相公，也該全他斯文體面。」楊家眾僕喝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我自拿他，於你甚事，敢來多口！有來勸的，一發縛他去見我家老爺。」那青衣人大怒道：「你敢縛我麼？我先縛你這班賊奴去見我家老爺。別的老爺便怕你楊府，我家老爺卻偏不怕你楊府。」楊家眾僕道：「你家是什麼老爺，敢拿我楊府裏人！」青衣人道：「我家老爺不是別個，就是柳侍御老爺，你道拿得你拿不得你？」楊家眾僕聽說，都便啞了口，不敢做聲。原來柳公在京甚有風力，楊復恭常吩咐手下人道：「若遇柳侍御出來，你們須要小心。」為此，當日聽了「柳侍御」三字，便都軟了。那小校聞說是柳侍御家大叔，便道：「我家相公正特地到京來拜見柳老爺的。」青衣人便問梁生道：「相公高姓？何處人氏？」梁生道：「我姓梁，是襄州人。」青衣人道：「莫不是諱棟材的梁相公麼？」梁生道：「我正是梁棟材。」青衣人道：「家老爺正要尋訪梁相公，今便請到府中一會。」楊家眾僕聽說梁生就是柳侍御的相知，愈加喫嚇，便一哄的奔回船上去了。青衣人還指著罵道：「造化你這班賊奴。」小校請梁生上了馬，青衣人引著，徑入城投柳府來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梁生到柳府門前下了馬，命小校於行囊中取出預備下的名揭，付與青衣人，央他傳稟。青衣人入見柳公，將上項事稟知。柳公聞梁生已到，隨即出來相見。講禮敘坐，梁生未及聞言，柳公先問道：「有人說足下投拜楊內相，已做了官，為何今日到被楊家人毆辱？」梁生愕然道：「此言從何而來？拜甚麼楊內相？做甚麼官？」柳公道：「既不曾就異路功名，何故今科不來應試？」梁生道：「本欲應試，不幸為病所阻，現今襄州起送科舉的文書還帶在此。諒門生豈是附勢求榮之人？不知老師何從聞此謗言？」柳公道：「是足下今兄來說的。」梁生道：「門生從沒有家兄。」柳公道：「今兄梁梓材，昔年足下曾薦與老夫取他人洋的，如何說沒有？」梁生道：「此乃表兄，不是嫡兄。昔年與他權認兄弟，其中有故？」柳公問：「是何故？」梁生把父親養他為子，又招他為婿的緣由說了一遍。柳公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梁生道：「他曾到京見過老師麼？」柳公道：「他今投拜楊復恭，做了假侄，改名楊梓，現為御馬苑馬監。」梁生驚訝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門生方纔所見的，原不曾認錯了。」柳公道：「足下適見甚來？」梁生便把表妹房瑩波的來因說與柳公知道，並將方纔遇見不肯相認，反被毆辱的事細細述了。柳公道：「令表妹既不肯與足下認親，為何令表兄又來替足下議婚，要求老夫小女與足下完秦晉之好？」梁生道：「這又奇了，莫說表兄代為議婚出於無因，且向亦不聞老師有令愛。」柳公道：「老夫本無小女，近日養一侄女為女，意欲招足下為婿，未識肯俯就否？」梁生道：「極承老師厚愛，但門生已聘定桑氏夢蘭為室。今夢蘭為強暴樂雲所逐，不知去向，門生此來，正為尋訪夢蘭而來。若別締絲蘿，即為不義，決難從命。」柳公道：「足下尋訪夢蘭曾有下落否？」梁生歎道：「不要說起，祇為尋訪夢蘭，不但夢蘭尋不見，連夢蘭所贈的回文半錦也都失去。」因把初時半錦交贈後，又被騙了去半錦之事，細述與柳公聽了。

柳公笑道：「足下失了半錦，老夫恰好獲得半錦。」梁生道：「門生正要請問老師這半錦的來歷。前在途中，曾見有前半錦圖樣貼著，後有柳府字樣，此半錦正是門生聘桑夢蘭的，不知何故在老師處？」柳公笑道：「豈特半錦在老夫處，即夢蘭亦在老夫處。」梁生驚問道：「如何夢蘭亦在老師處？」柳公把收養夢蘭為女的情由說了。梁生以手加額道：「原來夢蘭已蒙老師收養於膝下。此恩此德，天高地厚，不但夢蘭仰荷幷蒙，門生亦感同覆載矣！」柳公道：「你且莫歡喜，老夫祇因誤信了令表兄之言，竟把夢蘭錯嫁了楊棟，如之奈何？」梁生大驚道：「那個楊棟？老師怎生誤嫁夢蘭與他？」柳公把楊棟致帖楊梓求親的話說了一遍。說道：「老夫當時祇據了半錦在彼，誤認楊棟就是足下，又以令兄之言為信，那曉得梁梓材不是令兄，又那曉得楊棟不是足下？」梁生聽罷，失聲大哭道：「老師也該詳審一詳審，既不曾見楊棟之面，如何便認做門生？諒門生豈有投拜闖宦，改名易姓之理？可惜把一個佳人來斷送了。」說罷捶胸頓足，十分悲痛，又咬牙切齒，恨罵賴本初。柳公勸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悔之無及。適所言，舍侄女與夢蘭才色不相上下，可以續此一段姻緣，祇算老夫誤信的不是，賠你一個女兒何如？」梁生含淚答道：「門生一向難於擇配，除卻夢蘭，更無其匹。今生不能得夢蘭為室，情願終身不娶了。」柳公道：「足下既如此情重，可收了淚，待老夫對你實說了罷：夢蘭原不曾嫁去！」梁生道：「門生猜著老師要把令侄女，當做夢蘭來賺門生了，不瞞老師說，門生其實曾見過夢蘭的面龐，須賺門生不得。」柳公道：「我不賺你，料老夫豈肯招無行之婿，夢蘭豈肯嫁失節之夫？」遂把夢蘭矢志不嫁的話說與梁生聽。

梁生猶豫未信。柳公道：「足下若不信，我教你看一件東西。」便傳喚乳娘錢媪，教取小姐前日所題的詩箋來。原來，此時夢蘭已到，錢媪在屏後私聽梁生之語。錢媪聽得明白，正待去回復，卻聞柳公傳喚，隨即取了詩箋，遞將出來。梁生見了錢媪，想道：「乳娘也在此，或者小姐真個不曾嫁去，亦未可知？」及接過詩箋，先看了那一篇仿《離騷》的哀詞，又看了後面這一首絕句，認得是夢蘭的筆跡，乃回悲作喜，向柳公稱贊道：「如此，方不愧為夢蘭小姐，真如空谷幽蘭，國香芬馥。門生願拜下風，當以師友之禮待之，何敢但言伉儷。」柳公道：「佳人不難於有才，難於有志。文士既難於有品，又難於有情。今夢蘭以丈夫失節，便願終身不字，足下以佳人誤嫁，亦願終身不娶。一個志凜冰霜，一個情堅金石，真是一對佳偶。老夫今日替你成就好事罷。」言訖，起身入內，把上項話與夢蘭說知。夢蘭道：「祇可惜人圓錦未圓。」柳公道：「人為重，錦為輕。人既團圓，錦雖未合，亦復何害？」夢蘭道：「也既失去孩兒所贈之錦，今再教他賦新詩一篇，以當錦字何如？」柳公笑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隨即出來對梁生說了。梁生欣然命筆，題詞一首：

文一處，人一處，折散人文分兩地。當年懷錦覓佳人，今日相逢錦已去。

人誰是，文誰是，仔細端詳真與偽。人真何必更求文，聊賦新詞當錦字。

柳公看了題詞，歎賞道：「有此新詞一篇，當得璇璣半幅矣。」便付乳娘，傳送小姐看了，教他也和一首來。少頃，乳娘送出詞箋。果然小姐已依調和成一首。

詞曰：

圖將合，人難合，何事才郎錦被竊。子都不見見狂日，前此睽違愁欲絕。

圖雖缺，人無缺，今日相逢慰離別。新詞一幅當良媒，抵得璇璣錦半葉。

柳公看畢，贊道：「兩詞清新，可謂匹敵。」梁生接來看了，說道：「詞中良媒之句，小姐已不以失錦為罪矣，未識可以早進合巹否？」柳公道：「明日是黃道吉日，我就與你兩個了此一段姻緣便了。」次日，柳公張樂設宴，備饗梁生為婿，與夢蘭成就洞房花燭。正是：

女如德耀，男比梁鴻；假弟兄難亂真夫婦，新翁婿允稱舊師生。當年贅賴於梁，豈若柳氏東床冰清玉潤；今日栽桑為柳，不比房家養女金寒塊離。夢兆非虛，好消息不是惡消息；場期雖過，小登科絕勝大登科。以才憐，非以色憐，不獨傾國傾城漢武帝；以情合，又以道合，寧但為雲為雨楚襄王。誠哉蘇蕙復生，久矣竇滔再世。誰道天生彩鳳難為匹，果然天產文鸞使與偕。

梁生於枕席之間，戲對夢蘭說起前日改妝窺看之事。夢蘭笑道：「那日，乳娘說了藥婆的女伴當與你面龐相類，我便有些猜疑，原來果然是你。好笑你鬚眉丈夫，為何甘扮青衣女子！」梁生道：「我祇為慕卿花容，偶爾遊戲，無妨干事。如彼楊棟、楊梓為貂璫子侄，有忝鬚眉，乃是真正青衣下賤，真正巾幗女子耳。」正是：

昔日曾將女使妝，文人遊戲亦何妨。

那知世上多巾幗，婢膝奴顏信可傷。

梁生既成了親，把些銀兩打發隨來的小校，修書一封，回復薛尚武，並寄信慰勞鍾愛。小校拜謝了，自回均州不題。梁生自此住在柳府中，日與夢蘭詩詞酬和，情好甚篤。祇是梁生心裏還有幾件不足意的事。你道那幾件？第一件是場期已過，未得掇取科名；第二件，兩先人並岳父桑公的靈柩不曾安葬，今日夫婦兩個又在異鄉成親，未及到靈前展拜；第三件，回文半錦尚然殘缺；第四件，老僕梁忠不知下落。算來這幾件裏邊，功名一事，放著高才絕學，將來掄魁可決，今雖錯了場期，未足為患。兩家尊人雖未安葬，少不得窀穸有期，亦未足為憂。就是老僕梁忠失散，所係猶小。祇有這半錦未全，那半幅又為楊復恭所獲，急切難得重圓，豈不最為可惜？自此，夫妻二人時常提起那失錦之事，大家猜想道：「這騙錦的不知何人所使，若論樂雲求婚不遂，疑是樂雲使人騙去的，卻如何又在什麼楊棟處？那楊棟又不知何人，莫非楊棟亦屬子虛烏有？全是賴本初要騙這半錦，捏出楊棟名字，也未可知。正是：

本謂樂雲設詭計，突然楊棟來何處。

恁他到個莫不是，卻猜不出這樁事。

一日，柳公於公事之暇，與梁生夫婦閑話，也提起這半錦，說道：「不知楊棟這半錦是從何處得來，今必拿得那騙錦之人，方知端的。」梁生道：「前日表兄薛尚武曾差人到襄州查捉，卻查不出，連老僕梁忠也不見回來，不知失散在何處？今若尋得著梁忠，他或者曉得些蹤跡。」正說間，祇見門役傳稟說：「有梁相公家老蒼頭梁忠為要尋見梁相公，直訪問到這裏，今現在門首伺候。」說話的一向並不見敘梁忠下落，如何今日突然來到？殊不知梁忠自與梁生失散之後，話分兩頭，怎好那邊說一句，這邊說一句？自然先把梁生一邊說得停當，然後好再敘梁忠一邊。如今，梁忠既已來到了，待在下把他失散主人以後之事，細細補敘與看官聽。卻說梁忠自從那日被時伯喜用蒙汗藥麻翻，撇在沙灘上，直至四更，方纔蘇醒，爬將起來，祇叫得連枝箭的苦。星光之下，摸來摸去，不見主人，叫喚時，也不見有人答應。等得天明，在沙灘邊東尋西覓，並無蹤影。想道：「莫非我官人被拋在水裏去了？」一頭哭，一頭叫，那裏有一些聲息。沿岸尋了一早晨，指望等個過往船來問他，那河裏卻靜悄悄沒一個船兒來往。又想道：「我官人平日並沒甚冤家，或者未必害他性命，我還尋向前去。」便走離了沙灘，一步步望前而行。行了半晌，遠遠望見前面有個茅庵，梁忠奔至庵前看時，見一老僧打坐在內。梁忠問道：「老師父可見有個秀才模樣的少年到這裏麼？」老僧道：「這裏幽僻所在，那有人到此？」梁忠道：「這裏要到大路上去，從那裏走？」老僧用手指道：「望這條路去，就是官塘大路，祇是近日有兵丁往來，見了行路人，便要拿去推船扯纖，你須去不得，不如望那邊小路走出去，前有個市鎮，那裏卻沒兵丁往來，可以安歇。」梁忠依言，便望著小路而走。

走出路口，果見有個小小的市鎮在那裏，梁忠又在市鎮上尋問家主消息，卻都問不出。腹中饑餒，祇得投一個飯店歇下，教店主人做飯來喫。店主人道：「客人要喫飯，請寬坐一坐，小店因內眷不在家，祇有一個小廝，同我在此支值，接待不周，休得見怪。」梁忠道：「寶眷為甚不在家？」店主人道：「近有兵丁過往，這裏雖是僻路，恐怕他也來騷擾，所以人家都把家眷暫移別處去了。」梁忠聽說，想道：「看這般光景，桑小姐決來不得，我官人到這裏來尋他，卻不走差了路？如今官人或者知道這消息，竟回鄉去了。他是個秀才，就遇了兵丁，不會囉唆，我卻不可冒險而行，祇得且在店中，權住幾日，等平靜了，也尋路回家去。但行囊被劫，身邊並無財物，如何住得在此？」想了一回，想出個權宜之策，把實情細訴與店主人聽了，因與商量道：「我急切回去不得，又沒處安身，你左右內眷不在家，店裏沒人相幫，我就幫你在店裏做些生活，准折房錢、飯錢。等平靜了就去。不識可否？」店主人想道：「近日官塘大路上，沒人行走，客貨到這裏來的到多，我和小廝兩個，手忙腳亂，又值不來，得這老兒幫一幫也好。」便欣然應承了。梁忠自此住在店中，替他打火做飯，凡遇來往客人，就訪問梁生消息，卻祇沒些影響。住過一月有餘，聽得往來客人說道：「如今好了，這些兵丁虧得防禦使薛老爺差官押送他起身，今都去盡了。」店主人便對梁忠道：「兵丁已去，我要閉了店去接家眷了，你須到別處去罷。」梁忠謝了店主人，出離店門，待要取路回鄉，爭奈身邊沒一些盤纏，祇得行乞度日。

一日，行乞到一米店門首，那米店主人見他不像個乞兒，因對他說道：「看你老人家不像個行乞的，目今防禦使薛老爺招集流民開墾荒地，少壯的荷鋤負來，老弱的擔秧送飯，你何不到那裏尋碗飯喫，卻不強似行乞？前面現有薛老爺的告示掛著，你不曾見麼？」梁忠聽說，便走向前去觀看，果見有許多人在那裏看告示，那告示上寫道：

鎮撫鄖襄防禦使薛示為屯田事：照得均州等處一帶地方，邇來屢遭兇歲，且有兵役之擾，百姓流亡，田畝荒蕪，以致兵餉不給。今本鎮已奏請，暫免本年田租，少轉民困。至於兵食所需，本鎮自擇隙地可耕之處，發兵開墾，以充軍餉。本處居民逃往他境者，可速歸就業，其荒田無主者，招集流民給與牛種，使之耕治，另立民屯，以佐軍屯。為此，特差標下提轄官一員，揆度便宜，往來監督，如有屯軍欺凌百姓及過往客兵撓亂屯政者，拿送轅門，按軍法重處，決不姑貸。特示。

那張大告示後面，又有一張小告示，上寫道：

防鎮標下提轄廳鍾示為遵憲督屯事：照得興舉屯政，乃憲臺軫念兵民至意，凡爾屯軍，各宜仰遵憲諭。其隙地可耕之處，須相視高下，丈量廣狹，先將近水之地開墾，並穿渠鑿溝，以便灌溉，其一應耕器，已經官給銀兩措辦，不得擅取民物。所在屯舍亦已官給木石蓋造，不得擅住民房。至於民屯與軍屯相佐，其荒田無主者，如原主既歸，仍即給還，不許強佔。如有他處流民逃入本境，該地方報名立冊，以便給田派耕。老弱不堪者，使充炊黍饋餉之役，其軍民雜屯處，疆畝既判，屯軍不許侵漁民田分數。已上條約，各宜遵守奉行，本廳不時巡視，如違，定行解憲，究治不恕。特示。

梁忠看畢，躊躇道：「我若在此幫助屯田，幾時得回去？不如一路行乞，以作歸計。」正思忖間，忽見有三五個人騎馬奔來，那些看告示的都讓在一邊。梁忠看那前面馬上一個戴鈹帽、穿綠衣的人，認得就是前日在舟中賺他主僕的歹人，便趕上前，一把扯住，喊道：「劫人的強盜在這裏了，你好好還我主人來！」眾人都喫一驚，馬上那人大喝道：「我是內相楊府差出來採辦的虞候，你那裏來的乞丐，敢認我做強盜！」說罷，提起鞭子亂打。梁忠由他打，祇是扯著不放，口裏嚷道：「你前日說是襄州公差，姓景，如何

今日又說是楊府虞候？」那幾個騎馬的從人齊聲喝道：「好胡說！這是楊府的時虞候，什麼襄州公差？什麼姓景？」便一齊揮鞭亂打。正在爭鬧，祇聽得幾聲鑼響，一簇人馬喝道而來，前面打著一對旗，上書「督屯」二字。那些看的人都道：「鍾提轄來了。」便四散閃開。

梁忠見了便叫道：「督屯老爺救命，有劫人的強盜在此。」馬上那人道：「誰敢誣我楊府虞候為盜？正要送你去督屯廳裏打你。」道聲未了，那鍾提轄已到，聽得喧嚷，住了馬，喝問：「何人？」梁忠稟道：「小人是襄州梁秀才的家人，前日跟隨家主出外，被這賊劫去行李，連家主不知坑陷在何處，今日在這裏遇見，卻到待強毆打小人，伏乞老爺做主。」鍾提轄聽了，指著馬上那人正待發作，卻把他仔細看了一看，驚問道：「你不是時伯喜麼？」那人也看了鍾提轄一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愛哥。」鍾愛道：「你為甚至此？」伯喜道：「我今做了內相楊府的虞候，今奉楊爺之命出來採買東西，現有牌票在此。」便向身邊取出牌票遞與鍾愛看。鍾愛見了，知是真的，便道：「你們都到我公署裏來。」言罷，同著時伯喜並梁忠一齊至督屯公署。原來，此時鍾愛便認得是梁忠，梁忠卻認不出鍾愛，心裏到懷著鬼胎道：「不想那督屯官兒恰好是這廝的相識，今番我反要受累了。」到得公署中，又跪下稟道：「督屯老爺救命。」鍾愛連忙也跪下扶起道：「梁伯伯，你如何便認不得我愛童了？」梁忠喫了一驚，仔細把鍾愛看了一看，跳起身來道：「好了，既是你在這裏做官，須拿住這劫人賊，究問主人下落。」鍾愛扯他過一邊，附耳低言道：「他是楊府虞候，不便拿他，主人已有下落，我已見過，如今往長安去了。」梁忠聽說，纔住了口。鍾愛對伯喜笑道：「難得今日兩位舊相知敘在一處，大家不必爭競，且在我這裏喫三杯，我和你兩個笑開了罷。」便請伯喜上首坐定，自與梁忠下席相陪，命左右擺上酒餚，三人共飲。

伯喜問起鍾愛做官之由，鍾愛把遭際薛防禦的話述了一遍，伯喜連聲稱賀。梁忠坐在一邊，祇把伯喜怒目而視，並不接談。伯喜笑道：「老人家，你休怪我，我實對你說罷，前日之事就是你家主人的親戚賴官人替樂大官人定下的計策，教我來賺他這半幅回文錦。你要理論時，須去尋你們賴官人來對他說。」鍾愛道：「如今賴官人在那裏？」伯喜道：「賴官人與樂大官人都投拜了內相楊爺，一個改名楊棟，一個改名楊梓，一個認做義兒，一個認做假侄，一個做了千牛衛參軍，一個做了御馬苑馬監，好不興頭。這半幅錦已獻與內相楊爺，你主人有本事時，自去問楊爺討便了。」鍾愛道：「既是主謀自有主謀，的得物自有得物的，不干這裏時虞候事。梁伯伯祇把這話回復主人便是。」當晚酒散，伯喜別了鍾愛，自與從人去了。鍾愛方把梁生前日見了薛尚武，如今去謁柳侍御的話，細述與梁忠知道。梁忠聞得主人無恙，十分歡喜。鍾愛留梁忠在署中住了一日。次日，把些銀兩贈與他，教他不必回鄉，徑到長安柳侍御府中去訪問主人。梁忠依言，謝了鍾愛，取路望長安來。途中見有柳府貼的前半錦圖，他不曉得是柳公要尋梁生的，反認做梁生在柳府中要尋桑小姐的。因又想到：「我官人的半錦已被人騙去獻與楊太監了，如何在柳府中？難道楊太監把來轉送與柳侍御了麼？不然，祇是刻個空圖樣兒尋訪小姐，那錦自不在了？」左猜右想，卻不曾想到前半錦已在桑小姐處，那騙去的到是桑家的後半錦。正是：

不知桑是柳，翻疑柳是桑。

大家差誤處，真堪笑一場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長安，一徑至柳府門前訪問梁生。門役道：「梁相公已贅在我老爺家裏做了女婿，你是何人？問他作甚麼？」梁忠疑惑道：「我官人不要尋桑小姐，如何今又娶了柳小姐？」因對門役道：「我是他家老蒼頭梁忠，特地來要見主人的。」門役見說是梁家人，隨即通報。梁生正對柳公說要尋訪梁忠，探問騙錦人的蹤跡，恰好聞梁忠來到，不覺大喜，便教喚進梁忠入見。梁生夫婦與柳公聽說途中遇見時伯喜的話，梁生方纔省得楊棟就是樂雲。梁忠道：「如今官人既娶了柳老爺的小姐，可還要尋問桑小姐了麼？」梁生笑道：「桑小姐已尋著在此了。」便也把柳小姐即是桑小姐的話對他說了。梁忠方纔省得柳即是桑，途中所見半錦圖，不是梁生訪小姐，倒是小姐訪梁生的。

主既懷疑，僕又添惑。

今朝相見，一齊俱釋。

當下，柳公曉得了樂雲冒名，本初設計的備細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「賴子如此負心，樂雲也敢來賺我，我當奏聞朝廷，誅此二賊！」梁生勸道：「此二人不足計較，岳父不必舍豺狼而問狐狸。目今楊復恭植黨營私，欺君蠹國，為眾惡之渠魁，當先除此賊，其餘自滅。」柳公道：「此言甚為有理。」便打點上疏參劾楊復恭。祇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懷才文士，忽進一篇謀國至言；

含沙小人，再下一著中傷奸計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